

新學堂
船
PDG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禧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守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闡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征巽第按問

此承上卷洛陽重縣官微聞其謀

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

日知獨帥衆討之

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西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

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

從才

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

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

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

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

城

東都皇城也

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趣七喻翻射而亦翻

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

還從宣翻掖音亦

欲取

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

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

然與燃同窘渠隕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

北來第一門

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

渠溺死

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

日知日用

之從父兄也

從才用翻

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

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

惛於今翻

擒獲被鞫股

慄不能對

被皮翻

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惛曰吾與此人

舉事宜其敗也與惛皆斬於東都市初惛附來俊臣

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

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惛者反覆於

羣儉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夫事乎

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嶺南

州貞觀中已改爲雷州此靜州蜀劔南儀鳳元年以

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

嚴善思免死而流此風依

嬖倖今從亂又得以偷生

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

暴橫騎奇寄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

奴爲萬騎

戶奴爲萬騎蓋必起於末昌之後

更置飛騎隸左春羽林

更工
衡翻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

封官悉宜停廢

璟居影翻上時
掌翻朝直遙翻

上從之癸巳罷斜封

官凡數千人

斜封官見上卷
中宗景龍三年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

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
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蘇安恒死見二百八卷中
宗景龍元年恒戶登翻

九

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摠管

少始
照翻

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

唐世凡
有國恤

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
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

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

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

義宗祔廟見二
百八卷中宗神

龍元
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

丁酉以

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

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景雲二年四月考異曰

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

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

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

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

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

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綠邊御戎之地置

入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

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
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
縣齋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
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閤則在鎮知節度
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
唐開成二年七月勅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
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公未改
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其未
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

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
以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

少詩照翻易以鼓翻數所

角翻

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

爲纖介必聞於上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

太子左右亦往往

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爲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

謚故

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

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

上時掌翻行下孟翻

故太

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

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

方逃竄鄴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宗兩泣

雨泣者淚下如雨也

謂供奉官曰

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

幾不

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

幾居希翻

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

下遐嫁翻

過位必趨漢

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

漢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

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

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

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

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

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

逼君父也兵敗而死

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

及其孫爲天子

始得改葬猶謚曰戾

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

况重俊可謚之

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

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

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爲善病其爲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

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

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

爲于偽翻

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己酉葬孝

和皇帝于定陵

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

廟號中宗朝議以

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

妃死見三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乃以禕

衣招蒐

唐制皇后之服三禕衣鞠衣禮衣禕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

暈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襪蔽

膝隨裳色以緞領爲綠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約紐佩綬

如天子青鞵舄加金舄覆以夷衾

又翻敷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

佖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

佖讀曰曹復扶又翻

至徙

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訶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

裴炎

死佖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訶休正翻

佖先

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
人盡死佺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
有未死者悉放還佺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災後獨佺
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
掌判詹事府事壬戌追復王同

皎官爵

王同皎死見二百八
卷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

薨制起復其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頊他
鼎翻上使李

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
卧翻奏曰臣見其哀

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

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

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
士所居曰觀諫議大夫審原

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

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

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

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

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

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

觀古玩翻爲于僞翻

不宜過爲崇

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

斥

朝直遙翻屏卑郢翻

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

安令李朝隱

屬之欲翻朝直遙翻下同

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

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

勞力到翻復扶

又翻下無復同

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

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

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綃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

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 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

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

唐帶平州 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

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唐王言

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 皆委尚

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

東西銓 所謂三銓也 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

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
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

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

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選須縮翻
治直吏翻

從愿承慶之族子

盧承

慶見二百卷高
宗顯慶四年

象先元方之子也

陸元方見二百五
卷天后證聖元年

侍御史藁城倪峒水

藁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
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恒州

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亂常改作希旨

病君

謂郊祀請以
韋后亞獻也

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

州長史

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
州後爲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乎隋文帝之

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

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

支度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

是有營田使使疏吏翻度徒洛翻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

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

降戶江翻

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

斷句

不從知古發

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

姚萇路絕連年不通

酋慈由翻
萇音髓

安西都護張玄表侵

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

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
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

爲楊矩後悔懼自殺張
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厥

勿翻可從刊入聲
汗音寒使疏吏翻

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

郎張說並同平章事

說讀
曰悅

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

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

舊志集州京
師西南一千

四百二十五
里將即亮翻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

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

東都城南

二妃死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會要

儀坤廟在親仁里

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

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皎邀

韋安石至其第

峻子

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

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

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

瞿俱遇翻瞿然

驚視之貌

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

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

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

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

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諷以易置東宮衆

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

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

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

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

子長知

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

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

右率以事太子

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

太

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

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

處昌呂翻

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

改它官

見賢通翻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

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

爲于季翻下爲陞同

張說曰此必讒

人欲離間東宮

間古覓翻

願陛下使太子監國

監古衙翻

則流

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

說與悅同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

禮爲幽州刺史

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幽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

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

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生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

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處昌

呂翻分
扶間翻

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

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口布

斜封官見上卷
中宗景龍二年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

怨

爲于
僞翻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

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

量音良
考異曰朝野僉載
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人彭

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
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太平公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

之璟離間姑兄

姑謂太平公主兄謂
宋王幽王間古覓翻

請從極法甲申

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

舊志申州至京
師一千七百九

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戶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

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素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

前右

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爲斜封官皆因僕妾汲

引豈出孝和之意

中宗謚孝和皇帝率所律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陛下一

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

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

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

詭居况翻

臣恐積小成

大爲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

柳亨事隋爲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

竇氏妻之歷事太宗
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

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騎音寄翻將即
亮翻又音如字

三月以

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厥九勿翻
啜叱劣翻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

澹徒覽翻
乘繩證翻

曩爲皇嗣又

爲皇太弟皆辭不處

爲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
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嗣祥

吏翻處
昌呂翻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

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

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

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處昌呂
翻分扶

問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

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

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

吳陵順陵量置官屬

廢武氏二陵見上
卷元年量音良

太平公主爲

武攸暨請之也

爲于偽翻
下各爲同

辛酉更以西城爲金仙

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

金仙玉真二觀
皆造於京城內

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
與金仙觀相對更工衡翻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

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不聽散

竇翻騎
奇寄翻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

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

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

謙光爲岐州刺史

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

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爲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

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爲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時遣使按察十道

太宗貞觀

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爲十道按察

使以廉按州郡二周年一替使疏吏翻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

東西道又分隴右爲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

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緜遂荆岐通梁襄揚安

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蜀郡爲益州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

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絲州大業初廢州爲金山郡

唐武德初復曰絲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開元十三年更閩州爲福州郵音膚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

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

雍華同商岐函爲京畿洛汝爲都畿

太子右庶

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

備音甫

都督專殺生之柄

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

以時巡察姦宄自禁

宄音軌

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

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

文

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以謚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天下

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已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摠管琬考按三

城戍兵

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買翻

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

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去羌

呂翻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

詣太平公主第

朝直遙翻

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

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

奢

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奢正奢翻

今為公主邑司

唐公主有邑司今丞掌其主家

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

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

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

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

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

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
督脩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前爲國蕃今爲公
主邑丞非真知邑
司也今從舊紀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

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

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守手又翻元振可吏部

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

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

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

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以爲相

相息亮翻

湜

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

主乃爲之并言於上

爲于僞翻

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

請乃從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謗之曰託庸才於主第

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自古失道

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

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

正

用太史公撥亂返之正語意

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

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

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

天地垂祐風雨時若

若順也

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

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
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
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
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
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
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
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
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而爲二女
造觀用錢百餘萬緡指言今仙玉真陛下豈可不計
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

二觀爲

十僞翻

不計

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

韋氏之惡

去羌呂翻

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

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

羣兇

羣兇謂韋溫宗楚客等

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

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

誅之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

昔先帝之憐悖逆也

帝追廢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故稱之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宗晉卿爲之造第趙履溫爲之葺園

爲于偽翻

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

爲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

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

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

朝直遙翻下同

惟陛下察之上雖不

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

于突厥

臚陵如翻使疏吏翻

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

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

襍頭紫衫唐三品以上之服也襍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襍袖標襪說輸芮翻

防玉翻衣於既翻

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

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

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

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

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
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

唐興縣爲天台縣其山
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

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

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

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
黃帝立下風而問道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

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

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

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

南即終南也關中記曰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

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

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此謚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

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

春正月

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

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

辛巳睿宗祀南郊

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

歐陽脩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

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
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
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蘇郊之與
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
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
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

曾言忠

之子也

言忠見二百一卷
高宗總章元年

戊子幸滌東

水經注霸
水北歷藍

田川又左合滌水滌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
為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又在滌水之東耕

藉田

藉在亦翻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

乙未上御安

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

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

義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

考異曰太上皇實
錄云命皇太子送金

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
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
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摠管解琬節度內
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
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
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
取

辛酉廢右御史臺

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爲肅
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爲左右

御史臺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

爲刑部尚書

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
州刺史入爲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

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

不達勿爲非分妄求

分扶問翻

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

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
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

然云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

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

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按武后聖歷元年薛

訥方自藍田令擢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瑾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

翻瑾將鄰翻又即刃翻瑾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

孫佺代之佺此綠翻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

爲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獠魯皓翻 戊寅上祭

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

常侍武攸暨卒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

亂岑義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

護得免

癸丑以義爲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

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

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爲姓酋慈由

翻酺音蒲陁音刑

考異曰上皇錄云甲子今從睿宗錄

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

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

八千分爲三軍以襲奚契丹

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又音

契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

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

營州陷見二百

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爲于僞翻

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

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

救

將即亮翻懦奴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

山爲方陳以自固

陳讀曰陣

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旣與我

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措洛

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

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

之

高宗末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

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

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

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

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

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

復扶又翻又如字 虜追擊之士卒

皆潰佺以悌爲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措洛

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

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

有刑厄

相息亮翻

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

雍錄曰安國寺在朱

崔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勅捨潛龍舊宅爲寺便以本封安國爲名

敕聽解

官乙亥復以懷貞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

重事

復扶又翻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

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

爲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

皇太子當爲天子

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

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

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

入見

見賢
逾翻

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

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

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

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

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

柩音
舊

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

上時
掌翻

太平公主

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

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

舜既禪
禹南巡

狩而崩於蒼梧

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

兼省之

省悉景翻

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爲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旣爲太平公主所構或

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

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

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

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

朝直遙翻

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

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

於鄭州北置渤海軍

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

三年復單

用莫字 恒定州境置恒陽軍

杜佑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戶登翻

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媯居爲翻

丙午立

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邳人

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郟王真定王嗣謙爲

郢王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

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初河內人王琚預

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

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

故都也自漢以下爲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

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

主耳用范曄故智爲此言以激發太子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

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后之

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

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

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

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

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爲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談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太子

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日與遊

處處昌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

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
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爲太傅遂加名爲中舍人

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及即位以爲中書侍

郎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

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

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

菽備饌酒肉霽霽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

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

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

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

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

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

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

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

請速誅之

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

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

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
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
平非幽求因私忿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
而害之也今不取

上深以爲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

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

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

翻爲于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

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

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

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

之金帶遺于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

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

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

之封州屬廣州都督廣州都督王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子

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皎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

皎使遣幽求幽求謂皎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

能全徒仰累耳累力固請詣廣州皎曰公所坐非可

絕於朋友者也皎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

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

子嗣昇爲陝王陝失井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

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王后無子

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

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驪力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

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使疏吏翻種章勇翻邪音

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

號沙陀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

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爲墨離軍使太宗

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

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爲都督其後

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陀府都督

歐陽脩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

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

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

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

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爲

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于傳記其

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

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

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
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按野古爲幽陵都
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
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按野古
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
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卷已降按
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末微二年處月
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
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
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
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
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
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
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

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

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 燕因肩翻薊音 甲午以

計將即亮翻

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

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

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

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榮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志

不行忘巫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旣而謂

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撻落蕭嗔翻取動

也嗔昌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弃汝

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

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以

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

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

復扶

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

夜開門然燈

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燃千百燈

又追

作去年大酺

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

大合伎樂上皇

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

帝之侈心蓋已發露於此

矣伎其綺翻

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

所利合釀爲歡

釀其虛翻合錢飲酒也

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

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旣

亡

高麗亡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

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

盡忠反

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爲顯帝師按

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勇翻祚榮與靺鞨乞四

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末曷盡忠死武后使將

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

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真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

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

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

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

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

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

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音魚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

是以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爲

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鞞鞞自此盛矣始去鞞鞞專號渤海

庚申敕

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

親蠶

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鴛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

羅爲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

先蠶詔乃

二月丁卯也而唐歷承其誤云正月辛巳

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

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

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

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晉陵尉

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

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

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

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

佞邪

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下同

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

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

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

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

善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未畢

先悉薦翻

夏五

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

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

辰爲辛丑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

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考異曰唐歷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

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義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爲宰相或

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

文武之

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

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

雍於用翻

左羽林大將軍常

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

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

範等謀廢立

峻子

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

毒進於上

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籜葉

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羊魁有十二子爲

衛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返從籜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振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赤箭基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却透虛入莖

晉德良之孫也

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弟武德初封新興王

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

數所

王琚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

遺于季翔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荆

因舊史或文失於改定耳

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

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

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

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

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

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

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

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
以二日甲子誅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

之今從玄宗錄

於武德殿受羣臣朝故欲突入為變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

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自北門言之曰南牙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

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

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

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乘繩證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

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

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姜暮見一百八十四

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

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馱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州郡隋廢郡為

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

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

西內太極殿北曰朱

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

召元楷慈先斬

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

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

極門之右膺福猷皆中書省官也

執至忠義於朝堂

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內分左右

朝直皆斬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

唐歷新舊本紀舊王瑤傳瑤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

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

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

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瑊等從玄宗至

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

羽林兵白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

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

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義蕭至忠斬於朝堂

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

以太平公主事爲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

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縊於計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

皆取皇帝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

考異曰舊本

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歷亦無乙丑下誥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

書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

祿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

日乃出賜死于家

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

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

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

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

數所賜姓角翻

李官爵如故

崇簡即崇暕

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

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

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

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

陽侯厲温

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

滉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

滉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

舊志

寶州至京師水陸
六千一百二里

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

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

司鞠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荆

州舊志荊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

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

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

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

公主曰廢長立少

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

已爲不順且又

失德若之何不去

去羌呂翻

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

言上平內難有大功於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

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

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

信哉

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

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

治直之翻爲于僞翻

然未嘗自言

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

惡烏路翻

或

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

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爲

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監古街翻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

內侍省內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

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

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

嬖卑

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旣翻下同

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

力士馮益曾孫也聖

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
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高姓旣壯爲宮闈丞帝在
潘力士傾心附結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

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

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衣去聲

壬申

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

張說爲中書令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

罷爲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

使疏吏翻

八月癸巳以封州

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

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

南和縣主妻之

妻七細翻

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

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

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

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比齊率更令掌周衛

禁防漏刻鍾鼓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

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

右御史臺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 冬十月辛卯引見

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內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

編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

巨古

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不可殺乃流新州

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百十二里

斬給事中知禮

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

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

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

懾之涉翻

惟左軍節度薛訥

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爲左軍節度

朔方道大摠管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

解戶買翻

騎奇寄翻

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

此即新豐界之

陳讀曰陣

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

大夫趙彥昭彈之

彈徒丹翻

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

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

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

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式首

又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

使疏史翻

既至上方獵引

見見賢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世傳升平

源以爲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觀元崇必爲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

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
達公然之輒劾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
揔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慚
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
也上曰此張說意也鄉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
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
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
射獵爲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
將相無爲自弃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
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
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
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踈賤不
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
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
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
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
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
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
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闈人之口臣請中

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武氏諸親猥
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負外等
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
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
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
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即不安而
况敢爲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
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
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
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
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
冊未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
真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
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

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
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
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
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
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元之吏事明
事者爲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緣邊
相睿宗今復爲相

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

治直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唯于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

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獻十
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異曰考

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爲何官若郎中
負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

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

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揔萬機宰臣奏事當

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

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上曰朕任元之

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

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

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

爲元之

道上語

爲于僞翻

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

拾遺曲江張九齡

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

州貞觀元年改韶州

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

諂躁進純厚

遠于願翻躁則到翻

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擲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

狄翻

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

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

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

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

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

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

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

姚元之聞之曰藥布之儔也

藥布哭彭越

及爲相擢爲尚

書郎 已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爲朔方道大摠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

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

上時掌翻

中

書侍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

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

王琚權譎縱橫之才

見賢遍翻使疏吏翻
譎古穴翻縱子容翻

可與之定

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

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

行下孟翻
載曰琚以諂

考異曰朝野僉
進未周年

爲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
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
墳隴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
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
行天兵以比諸軍按五年始置天
兵軍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庚寅赦

天下改元

改元開元

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

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

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隋以京守爲牧武德

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爲之或不出閣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爲府升長史爲尹從三品專摠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改爲贊理又爲丞武德改爲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爲司馬至是改爲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敕都督刺

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東內有左右側門左

右側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

姚崇旣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

詣岐王申款

款誠也 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

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

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憲雜錄姚崇

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一婢女邪說竒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

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者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
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
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
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
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
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
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
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
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
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爲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保甲
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以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七

起開元攝提格盡強
圍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

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

京官即在
朝官也

使出入

常均求爲恒式

恒戶
登翻

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去年改門下省爲黃門侍中爲
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

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

雜伎

倡音昌伎渠綺翻下同

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

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

更工衡翻使疏吏翻

又選樂工數百人

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梨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

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

宜春院當在西內宜春門

內近射殿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表楚客皆

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

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好呼到翻

上雖不能用

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

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

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

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

鳩摩羅什

不能存秦

姚興師鳩摩羅什興死而秦亡

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

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

樂音洛壞

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

尼女夷翻

以偽妄

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

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奚契丹攻陷之

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歎訖翻又音喫翹呼會翻

是後寄治幽州東漁

陽城

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

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

鞞韜音末曷霽而立翻
降戶江翻殺陟劣翻

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

矣

復扶又翻
帥讀日率

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

薛訥信之

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
日大同軍使疏吏翻

奏請擊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

冷陁敗見上
卷先天元年羣臣

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

丹

將即
亮翻

羣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

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

澤徒丹翻
于僞翻

敕紫微黃門覆

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

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

拔頡利發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壻今從舊

突厥傳及唐歷舊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

石阿失畢將兵

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

阿烏葛翻將即亮翻敗補邁翻

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

奇騎

寄翻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

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

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閏月以鴻臚少

卿朔方軍副大揔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

軍大揔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

駿節度

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

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臚陵如翻

子峻翻降

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

杜佑曰安北府東至榆林三百

戶江翻 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

置兵屯田

丁

卯復置十道按察使

罷十道按察使見上卷上

以益

州長史陸象先等爲之

長知兩翻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

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爲恭陵令

倫力述翻又力尹翻恭陵

孝敬皇帝陵

竇孝謀之子光祿卿函公希城等請以已官

爵讓倫以報其德

竇孝謀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由

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唐制大理司直從六品上親王府同馬從四品下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闔楚珪爲其府參軍

唐親王府錄事從九品上流外官也參軍正七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

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引

旨以寢格其請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良若緣親故

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朝濫官之弊實紊紀

綱紊音罔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失畢旣

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

封燕北郡王燕因有翻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告太子

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

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

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

下遐嫁翻沮在人情
呂翻喪息浪翻

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

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

果州漢安漢縣地宋於安

漢故城置南宮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

隆州武德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

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考

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

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

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

從賣錄紫微侍郎王珣行邊軍未還

去年遣王珣按行
北邊諸軍行下孟

翻還從宣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澤州京師東北
一千三十里

翻又如字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利

貞裴談張拙正張思敬王承本劉暉楊允康暉封均

浮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西

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

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厥

勿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擔都甘翻磧七迹翻降戶

江翻考異曰實錄此月云獻擒賊帥都擔六月梟

都擔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

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

餘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

家好虛聲今從其少者

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青州刺史韋安石

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

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監古

街翻彈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

徒丹翻

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爲沔州別駕嗣立爲岳州別

駕彥昭爲袁州別駕

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

五百八十里沔彌兗翻

考異曰彥昭

嶠爲滁州別

駕

滁州漢全椒縣地江左爲南北二譙州及新昌郡隋改南譙州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

百六十四里涂音除

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

中宗

盜隱官物下州徵賦

下遺嫁翻

安石歎曰此祇應須

我死耳憤恚而卒

恚於避翻卒子恤翻

晦皎之弟也 毀天樞

造天樞見二百五卷武后延載元年

發匠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

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

天街即京城朱雀街先悉

屬翻高古號翻

至是并毀之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

復遣使求昏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

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

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

天男猶云天子也咄當沒翻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貢外試檢校官

貢外官一也試官二

也檢校官三也罷之以其冗濫且糜俸廩也

自今非有戰功及別

注擬

此三項官今後非有戰功及別敕特行錄用吏兵部毋得注擬

已酉吐蕃相

達延

吐從衆入聲相息亮翻全蒲頓翻

遺宰相書

遺于季翻請先遣解

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爲朔方大摠

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

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

復扶又翻又如字

又命宰相復達

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

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史言解琬所言其識遠
過崔漢衡上時掌翻

黃

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

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

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以下
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

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
其優屈退而量焉謂之過官選須綸翻

知古銜之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

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

從千容翻卿子才性何

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

揣初委翻

對曰臣有三子兩在

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

爲于翻

及聞崇奏喜問

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

左傳楚子西謂白公

勝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

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

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

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

撓奴巧翻又奴教翻

陛下赦

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

臣累聖政矣

累力瑞翻

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爲工部

尚書

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譏毀

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

微令今據實錄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

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

從才用翻

上素友愛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諸王每旦朝於側門朝直遙退則相從宴飲鬪雞擊

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野承

使疏吏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

其中更工衛翻下更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

獵間古竟翻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

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

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

爲于回颯吹火誤藝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

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須與鬚同

成器尤恭慎未嘗

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

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

畜呼玉翻

不任以職

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

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

舊制岐州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

申王

成義兼幽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歷舊紀

幽王守禮

兼虢州刺史

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

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

州務皆委上佐主之

上佐長史司馬也

是後諸王爲都護都

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

獻盟書

尚吐蕃之貴姓也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

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

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

乘繩證翻

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

玉錦繡戍戠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

鐙都鄧翻鞍鐙

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

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

夫子者夫若子也

其舊成錦繡聽

染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

杖一百工人減一等

唐法杖一百決賢杖二十減一等則杖八十

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

治直能吏翻

能自刻厲節儉如此

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詩蕩之辭易以鼓翻鮮息淺翻

可不慎哉

薛訥與

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

萬

監古街翻將即亮翻
兵二萬僉載云入萬人皆沒今從唐紀

考異曰舊傳云

出檀州擊

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

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

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孳津之翻

也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

水山峽中

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灤落官翻

契丹

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

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

俗謂婦人之老

曰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人也

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

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

將即亮翻

制悉斬之於幽

通鑑三百十一
州庚子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

節度使

使疏
吏翻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

陳休咎

數所
角翻

乙巳貶溱州刺史

溱側
誅翻

丁未房州刺

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

以韋氏所
立故仍謚

曰皇帝重直龍
翻朝直遙翻

戊申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

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

慶坊宅爲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

興慶宮後
謂之南內

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直東內之南自東內達南
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外
人莫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興坊薛王宅在勝
知之

業坊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
西寧王即宋王也環音宦

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

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

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

渥 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

史考異曰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曆八月丙辰仍

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朝直周而復始 民間

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掖音上聞之八月乙丑

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

門紫宸門之左曰崇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

明門右曰光順門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乙亥

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

于渭源

果如解琬之言岷州溢樂縣古臨洮縣義寧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也後魏分

隴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陽爲渭源縣唐以縣屬渭州將即亮翻全蒲頓翻帥讀曰率下同洮土刀翻掠

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

薛訥以藥河之敗削除官爵故命以以右驍衛將軍

白衣攝官出隴右使

薛訥以藥河之敗削除官爵故命以

以右驍衛將軍

常樂郭知運爲副使

常樂漢廣至縣地曹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嵩於此置涼興郡

隋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爲縣屬瓜州驍堅堯翻樂音洛

與太僕少卿王駿帥

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

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

事見上卷睿宗景雲元年鄯州都督時戰翻又音善

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

畜呼

因以入寇矩悔懼自

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

武后鑄九州鼎自製銘

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

通典載豫州鼎銘曰

儀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

以爲上受

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

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

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

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

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

温湯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太宗時置義倉

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至是復置之

江嶺淮浙劍

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貯丁呂翻

突厥可汗默

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羅郎

佐翻降戶江翻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

後扶又翻

丙辰上下詔

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戊午上還宮

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

水經注武街城在漢狄道縣東白石山西北唐

爲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縣界劉昫曰武街驛在渭州西界

大破之時太僕

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

蕃全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白衣

胡服夜襲之

峻子峻翻帥讀曰率全蒲頓翻將即亮翻衣於旣翻

多置鼓角於

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

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

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翻駿復夜出

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

城堡秦築長城起臨洮因又敗之敗補前後殺獲數

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使疏戊辰姚崇盧懷慎

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

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即楊矩所與去積石三百里又

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旣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

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朝直遙翻養之

宮中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

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

此西突厥也降戶江翻下同

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乙酉命左

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

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

驍堅堯翻將即亮翻

尉紆勿翻使疏吏翻洮土刀翻

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歷四年七月考異曰唐

丁丑叶蕃以去年之敗遣其大臣宗俄因矛歛塞請和自恃兵彊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彊既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

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處昌呂翻

十二月

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湏嗣

鄠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壘宕十二州

須當作領副字衍奉當作

秦郭當作廓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郡復爲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宕州後魏宕昌羌之地後周置宕昌郡天和元年置宕州鄠時戰翻又音善宕徒浪翻以隴右

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

乙丑立皇子嗣真爲鄠王

考異曰實錄於此作鄠王於後作鄠王今從舊傳余詳考新舊二史嗣真是年與嗣初嗣玄同封然

嗣真實帝之第四子非長子也長子乃嗣直也次子則嗣謙也先天元年封嗣直鄠王嗣謙鄠王嗣

初爲鄠王嗣主爲鄠王

嗣主當作嗣玄

辛巳立郢王嗣謙爲

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

劉華妃鄠王嗣直之母若鄠王

嗣真之母則錢妃也亦誤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帝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

三夫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以母寵而立其子母寵衰則子

愛弛矣為後廢太子張本倡音昌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

使領鬻罕檀媯燕六州

媯居為翻燕因育翻

突騎施可汗守

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

為鄉導以伐守忠

騎奇寄翻少詩詔翻鄉讀曰嚮

默啜遣兵二萬擊

守忠虜之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娑葛既為十

考異曰舊傳以

四姓可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

或者守忠即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

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

馮言之曰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入年後自
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
竟不知死於何年故附此
於我遂并殺之
書此以戒兄弟日尋干戈而
假手於他人以逞其志者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

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

隨散親舊

俸芳用翻

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

嘗有子喪

喪息浪翻

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

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

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

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

復扶又翻更工衡翻觀姚崇之所以問齊澣之所以對皆

揣己以方人欲不失其實今之好議論者當大臣得權之時則譽之為伊傅周召為大臣者安受之而不

愧失權之後則詆之爲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忠爲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今日之諂我者乃它日之毀我者也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

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

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易以豉翻推吐時人謂

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

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

美之管仲請囚於魯鮑叔受之以歸言於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遂霸諸侯

鄭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下段稼翻曹參

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事見十二

卷漢惠帝二年更工衡翻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

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

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復

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治直吏翻媚音冒愎弼力翻崇唐之賢

相懷慎與之同心勳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

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斷丁亂翻猗於綺翻又於

宜翻技渠綺翻下同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好呼到翻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監古

街翻朝直遙翻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

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蹀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

厥帥衆來降

麗力知翻蹀奚結翻跌徒結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

祿車鼻施失鉢羅俟斤等十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
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十一人來降十月庚
辰胡祿二萬帳詣比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
下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
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
餘帳三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
之匍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衆歸國五月詔葛邏祿
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比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
祿胡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璟與鼠尼施相應又
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角唐歷九月云胡祿
屋闕啜十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
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祿居闕啜鼠尼施處半啜諸書
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胡祿屋鼠尼施爲三姓必
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
帳參差難據今從舊傳余考新舊史時默啜既破
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姓故來降而高文簡則

默啜之子壻也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處昌呂翻

三月胡祿屋酋

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

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

並受節度居涼州

涼州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青泉因名之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

軍之最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

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

朔州蜀本作朔川新紀亦然

勒兵以備默

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

葛邏

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三族一謀落二熾俟三踏實力當東西突厥間後稍南徙自號

三姓葉護邏郎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

佐翻尼女夷翻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

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摠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

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

膜莫胡翻膜拜胡禮拜也瘞於計翻

考

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問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爲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

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

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

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

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

賈誼書曰楚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

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

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

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

疾果愈蛭之日翻孫叔殺蛇而致福說苑孫叔敖為兒時出

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

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

母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

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

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

秋七月庚辰朔

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

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衡翻每至閣

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

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爲之造

輿羸倫爲翻輿令人舉之適與輿平爲于僞翻在內殿令內侍昇之昇

茹翻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

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戎州本犍爲郡梁置戎州瀘音盧并舊屯兵討

之壬戌以涼州大摠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摠

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鳳泉湯

唐六典岐州郿縣有鳳凰湯

十一月乙卯還

京師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

郴州漢郴縣地爲桂

陽郡治所隋平陳置郴州郴丑林翻

憤恚

恚於避翻

甲申卒于道

卒子血翻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

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

給遞馱及熟食

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曰驢載曰馱每馱一

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

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馱徒何翻

敕許之將作大匠韋

湊上疏以爲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

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

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

服

驍堅
堯翻

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馭熟食道

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

磧悠然

少詩沼翻下同
磧七迹翻下同

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

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

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

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

唐堯協和萬
邦韋湊所謂

兼愛夷夏也漢武事
見漢紀夏戶雅翻

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

不歸漢武况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平時姚崇亦

以虔瓘之策爲不然旣而虔瓘卒無功

復扶又翻
卒子恤翻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

監古衙翻使疏吏翻下同

還陳磧

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

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

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

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

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

璟俱求翻帥讀曰率

龜茲音丘慈

下遐嫁翻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

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

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

擐音宦騎奇奇翻

孝嵩傳檄諸

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

降劉音

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

參軍

兵曹參軍即司兵參軍是後復用孝嵩爲都護著名西域

京兆尹崔日知

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

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

恐惕

瑒推杏翻又音暢惕呼葛翻

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

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以爲名唐帶歙州

歙書涉翻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

考異曰開元

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

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

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

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

其職乎

稱尺證翻
下不稱同

乃止

尚書左丞韋玠

玠方

奏郎

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玠尋出爲刺史宰相

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

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玠即貶黜於外

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

省事何從而舉矣

省事謂尚書
省之事也

伏望聖慈詳察使當

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守忠旣死

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首長

騎奇
寄翻

將即亮翻
酋慈
由翻長知兩翻

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

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

使疏吏翻
下同見賢遍翻

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西

屬金故曰金方道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

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殿中省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各有奉御二人

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辯其名數而供其進御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

之

伺相吏翻毆烏口翻

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

冕被陵誠爲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上時掌翻被皮義翻朝直遥翻

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

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

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

申王成義更名撫

二王以上成字犯昭成
皇諱號更名名更王衡翻

乙酉隴右

節度使郭虔瓘

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

游擊將軍

唐制游擊將軍從五品下

敕下下退盧懷慎等奏曰郭

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彛章爲奴請五品

爲于

實亂綱

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鄆王嗣真爲安北大都

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

據新舊書此亦鄆王嗣真誤也而新舊書以安北

爲安西亦誤使疏吏翻下同

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

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

陝失

二王皆不

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温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

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

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據此則先置採訪使二十二年始置採訪處置使也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

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採訪使班景倩入

爲大理少卿過大梁

唐汴州治浚儀縣古之大梁也

若水餞之行立

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鵝鶩等

鷓居希翻鷓鴣

似鳧而大脚高毛冠水鳥也爾雅曰鷓鴣陸佃新義曰鷓鴣闕視不流其睛交據汧出不流所謂鷓鴣

旋目者也爾雅翼鵝似鳧而脰高有毛冠江東人養之
以厭火災又謂之交精精目精也其目精交也陸龜蒙
曰鵝鵠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項鵝若奚翻鵝取力
翻鵝鵠亦水鳥也毛有五種陸佃埤雅曰鵝鵠五色尾
有毛如船楫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
淮賦云鵝鵠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物邪逐害者
故以各云陳昭裕建州圖經曰鵝鵠於水中宿先少若
有勅令也亦有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

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

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

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

傳張總翻食祥吏翻

道路觀者豈不

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

爲凡獸况鵝鵠鵝鵠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

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

復扶姚崇又

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

禳之

禳如羊翻

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

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

不勝德

妖於喬翻朝直遙翻

古之良守

守手又翻

蝗不入境若其修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

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

歲蝗災不至大饑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

選須

綸翻下

典選同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

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

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

理第一

鄆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爲兗州治所晉屬鄆濮陽郡唐帶濮州鄆吉棣翻

擢爲

醴泉令

自繁縣擢爲次赤縣也

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

百當

作十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

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

舊志滑州去京師一

遙翻

考異曰韋濟傳云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歷

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

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歷試在四月從愿朝隱

敗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非其人舉今從

唐歷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叙

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

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

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

習讀今亦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愿朝隱

從唐歷爲稱職則或言爲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非矣稱尺證翻

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

子也

韋嗣立思謙之子長安中爲相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

寶

海南謂林邑扶南真臘諸國也上時掌翻

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

音船

白

又欲往師子國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

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傳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求靈藥及善醫之

姬寘之宮掖

姬威遇翻掖音亦

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

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

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

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

從千容翻復扶又翻賈音古

胡藥之性

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

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
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
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

皇崩于百福殿

年五十五

考異曰睿宗玄宗實錄

度萬安公主爲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歷

已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官

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

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

樂音洛

恃勝輕

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

之

兵敗潰散士卒迸走故曰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

奉使在突厥

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犬將一人別奏八人僚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

廉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摠管四人二主左右

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廉各五人子將八人資其分行

陣辯金鼓及部考異曰唐歷

署廉各二人作勃曳固今從

實錄唐歷又云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于毒

樂河今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歷又

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歷亦在六月玄宗

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云乘其衰弱早就

剪除其能捉獲默啜者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按

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

曳固回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咄骨

祿即骨篤祿默啜之兄也未滿及默啜諸子親信略

二年反天授二年死默啜代立

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

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

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

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

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

皇后留祀於儀坤廟

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

肅明后祀於別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

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

廟之西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

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訥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國乃相帥來降中

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酺音蒲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制以失活爲松漠

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

拜爲刺史

貞觀末以契丹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間部爲羽

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并松漠府凡六部十州今復以其酋長各爲刺史 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爲

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

從父弟也

李盡忠即萬歲通天叛者樂音洛從才用翻

吐蕃復請和

復扶

又翻下祿復多復必復無復同

上許之

突厥默啜旣死奚契丹拔

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

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暉

欲谷以爲謀主暉欲谷年七十餘

暉乃昆翻

多智略國人

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

北河之曲處昌呂翻

聞毗伽立多

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駿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

喪息浪翻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

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

黠戶八翻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

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謀畜吁玉翻日月滋久姦詐

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伺相吏翻

騎奇寄翻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

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

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求

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

事實比毗至翻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

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

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鄉時已嘗寘降戶於河

曲皆獲安寧

謂貞觀時也

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

不察鄉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

今北虜尚存

謂默啜雖死毗伽又立也

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

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

彼時謂貞觀之時樂

音洛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

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

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

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跣跣思秦阿悉爛等果

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

大總管

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

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

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

先悉薦翻

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

使疏

吏翻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

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

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

之南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

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

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旣得思

泰等欲南入爲寇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

有間隙不可動也

喪息浪翻
間古莧翻

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

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

觀

羸倫爲翻
寺觀古玩翻 暎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

少詩
沼翻

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

居處無常

處昌
呂翻

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

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

更舊俗

更工
衡翻

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

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

大聖皇帝于橋陵

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十里是歲
改蒲城縣爲奉先縣屬京兆尹

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

傑按之反爲所構左遷衢州刺史

衢州漢新安太末之地晉改新安爲

信安改太末爲龍丘屬東陽郡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衢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十二里

十一

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

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衿

錄上深納之乙未薨

考異曰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懷慎爲黃門監吏部尚書卧病

既久宋璟盧從愿相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一人手謂曰公出入爲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爲吏部時璟貶睦州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嘗入相又四年未爲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

享國歲久今不取

以辦喪事

史言盧懷慎之

奴異乎人奴

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

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

以病謁告

唐會要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爲天后立罔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爲興

唐寺店失廉翻瘡疾也

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疏吏翻

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

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稱尺證翻乾曜常謝實然每

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

四方館

四方館屬中書省

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

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

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

處昌呂翻爲于僞翻

恨不可使卿

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

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爲時所譏

遺于季翻

主書趙誨爲崇

所親信

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

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

下獄當死崇復營救

下遐稼翻復扶又翻

上由是不悅會曲赦

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

考異曰朝野僉載紫微舍人

倪若水賊至入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爲上言之諸王入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番餉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敕處死後有降崇乃勳曰別救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

死夜遣給使縊殺之勳蓋批字也今從舊傳

崇由是

憂懼數請避相位

數所翻

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

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

璟俱末翻守式

又翻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

按舊書楊思勗傳時

爲內常侍右監門衛將軍內侍內侍省官之長內常侍則爲之貳者也內侍從四品下內常侍正五品上

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助交言思

勛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

幸驪山温湯乙丑還宮 閏月己亥姚崇罷爲開府

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守手又翻以刑

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

同平章事題他鼎翻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

各稱其職稱尺證翻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

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

朝廷旰食朝直遙翻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

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生心徼倖

好呼到翻徼工堯翻

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

慟哭而死

郝靈荃因人以為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將即亮翻

璟與蘇頲相得

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

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

國器

僕射謂蘇瓌也

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

矣

按舊書蘇頲傳頲以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

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

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

起去則臨軒送之

見賢遍翻輒為于偽翻

及李林甫為相雖寵

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史終言之

紫微舍人高仲

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

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

闕政矣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

開元二年復置按察使

舊制

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貞外郎御

史起居遺補不擬

貞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按

唐制貞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

將幸東都

舊志東都至西京入百五十里

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

三年之制未終

去年六月睿宗崩故云然

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

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

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

言不足以爲災異

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

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

殿更修太廟

更工術翻

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

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

仍入閣供奉

入閣供奉者應內殿朝參立於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於供奉班首朝直

遙翻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

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

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

遠諂諛

褚無量之言讜言也
上時掌翻遠于願翻

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

過崤谷道隘不治

崤谷在陝州
硤石縣

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

使官

車駕行幸有知頓使使疏吏翻

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

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

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

罪朝堂而後赦之

朝直遙翻

上從之

乙

考異曰實錄五月以李朝隱為河

南尹宋璟傳云上次未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傳

瀧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

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

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

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

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

崇多計第往覘之力士回奏云姚崇方紵絺綌乘小

駟按轡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

消暑溽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

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

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

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以太子詹事姜師度

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

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

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

號固安公主酺音蒲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爲夏王

謚曰悼夏戶雅翻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武攸止武后從子也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

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

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

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誅懷貞等見上卷元年皎預有功由是

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

不可勝紀勝音升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

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

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

不全謂漢高帝時也將即亮翻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謂漢光武時也皎

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散悉壬寅隴右節

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

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

石城

鉢換即撥換城大石城蓋石國城也

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

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

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

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軍大使

天兵軍在并州城中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

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

以明堂爲乾元殿

毀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四年後扶又翻又如字冬至

元日受朝賀

朝直遙翻

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

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

改中書門下省及省官名見上卷元年

貞

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

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

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懈豸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高五

寸以纚爲展簫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觀王義方彈李義府事可見彈徒丹翻下同

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

慝吐得翻

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

密奏

坐祖卧翻屏必郢翻

監奏御史

監奏御史意即殿中侍及御史也監古街翻下同

待制官

求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日

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未又遠立以俟其退命朝集使六品已上二人隨仗待制

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

復扶又翻

武后

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

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

諛彼義翻

及宋璟

爲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

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制天子御正殿則左右皆俯陛而聽有

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

下自末徽之後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皆不

得預

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

聞躋僖公

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

先繇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

上時掌翻

臣於弟猶不可躋

謂魯僖公嘗臣於閔公也

况弟臣於兄

謂睿宗之於中

也宗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

昭讀日

則不應出

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

下遐嫁翻

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爲七代之廟

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

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

兄弟四人相繼爲君

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

禰乃禮翻今睿

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旣升新

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

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

以爲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頰之從祖兄也

長知兩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唐歷曰獻頌之
再從叔今從舊志新表

故頌右之

左傳天子之所
右者寡君右之

右音

卒從禮官議

恤翻

平子論之不已

謫爲康州都

城尉

都城漢端溪縣地晉立都城縣屬晉康郡隋省
併入端溪屬信安郡唐分端溪置康州都城屬

焉

新廟成

更作太

戊寅神主祔廟

上命宋璟蘇

頌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

爲下

又令別制一佳

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

詩曹

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鳴
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上時掌

翻

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

下覆燾無偏之德

又翻

上甚善之

十一月丙申契

丹王李失活入朝

朝直遙翻

考異曰長歷十一月
酉朔丙申十月晦也與實錄差

一日舊紀唐歷皆云十一月己亥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十二月壬午以東平

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東平王績紀王慎之子也慎太宗子樂音

洛妻子

細翻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

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較補從之比毗至翻於是搜訪逸

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

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猗氏縣置屬蒲州考異曰舊傳爲櫟陽尉今從韋

述集賢注記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使疏於乾元

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泮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厥九勿翻伽求迦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

去年宋璟自廣州入相

爲于僞翻璟居永翻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

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

止

上時掌翻
下遐稼翻

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辛酉敕

禁惡錢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後盜鑄漸起顯
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

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以後私錢犯法日
蕃有以舟筏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
息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熬銅排
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鋒起吏莫能捕先天之
際兩京錢益濫或鎔錫
模錢須臾百十故禁之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

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

更工
衡翻

於是京城紛然賣

買殆絕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

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

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類他鼎翻
作芳用翻

二

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

杜佑曰橫野軍在蔚州東北百四十里去

太原九百里此蓋指言開元所移軍之地蔚紆勿翻

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

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霄都督比

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

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

頡戶結翻啜陟劣翻霄而立翻騎奇寄翻

使疏吏皆受天兵軍節度

天兵軍在并州城中考

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道摠管處木昆執米啜

堅昆都督骨篤祿毗伽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

大酺及默啜之子右賢王默特勒逾輸等夷夏之師

凡三十萬並取朔方道大摠管王峻節度而於後俱

不見出師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荅詔而

二月伐之恐無此事舊紀及王峻突厥傳皆無此月

出兵事新突厥傳云默棘連遣使請和帝以不情荅

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以王峻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

落水上行兵費密不應前二年早
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傳耳
有所討捕量宜追

集

量音良

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

已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

見賢

遍翻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鴻

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天兵軍

使張嘉貞入朝

朝直

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

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反坐者以誣告人所得罪坐之

嘉貞奏曰今

若罪之恐塞言路

塞悉則翻

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

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有大用之

意

爲張嘉貞入相張本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

爲文

璿從

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良宰論蓋

稱美當
時宰相

山人當極言讜議

讜音黨

豈宜偷合苟容文章

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

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河南參軍河

唐制諸府州諸曹參軍之外又有參軍事掌出使贊
導新志注曰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

參軍事朱陽漢弘農縣南界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屬
析州後周廢郡爲縣隋屬弘農郡唐龍朔初屬商州

萬歲通天二年度
屬洛州 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

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好呼到翻

並罷官度爲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

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騎奇寄翻

契丹王李失活卒

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契欺訖翻又音
娑素何翻

秋八月頒

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卿飲酒之禮刺史爲主

人先召致仕鄉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縣則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衆賓既升即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鼓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解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奠酬既畢乃行無筭爵無筭樂

唐初州縣官

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

唐初在京諸司官及天下官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衆稱音尺證

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

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

時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以給之

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 戊辰吐蕃奉

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

吐蕃以尚文成公主與唐為舅甥之國吐從職入誓

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括州貞外

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

先天元年避帝名改

箕州為儀州

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

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

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

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

代之

好呼到翻行下孟翻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散悉曹翻騎奇寄翻朝直遥翻

陸象先閑

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

俱密國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

突厥延

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

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

陸種

餘里漢唐居

國也薩桑葛翻

皆上表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

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

府謂京兆府縣謂京縣及畿縣也糶他弔翻

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

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

僕御

唐初以尚乘局掌內外閑廐之馬十二閑既置內外閑廐使專掌御馬因以尚乘局隸閑廐使

苑內諸監本隸司農寺今亦隸苑內營田使

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

閑廐官吏皆憚之

騎奇寄翻

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爲能

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

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渤

海王大祚榮卒

考異曰實錄六月丁卯祚榮卒遣左監門率吳思謙攝鴻臚卿充使弔

祭按此月丙辰巳云祚榮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

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謹例築墳高五丈二尺竇孝

謹上外祖也 謹氏壬翻

上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爲準令一品

墳高一丈九尺高居號翻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

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

日復踵而爲之復扶又翻 下蕃復同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

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旣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事見

一百九十四卷太宗
貞觀六年長知兩翻
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

陵事見二百八卷
中宗景龍元年
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

高大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

宮之美耳况今日所爲當傳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慎

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然

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

誠所望也賜璟頌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

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

飢乏勸農功賑津
忍翻 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

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

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

行論語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遠于願翻慝吐得翻行下孟翻苟推至誠而行

之不必數下制書也數所角翻下遐稼翻六月戊辰吐蕃復

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

不由衷亟誓何益用左傳語意吐從職入聲復扶又翻亟去吏翻秋閏七

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

后改服齊衰三年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為于偽翻齊音咨衰倉回翻上時掌

翻請復其舊上下其議下遐嫁翻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

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

五服並依喪服傳文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傳直戀翻然士大夫議論

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无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

之厚乎厭降之禮

厭於叶翻

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

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紊音問

九

月甲寅徙宋王憲為寧王

四年成器更名憲

上嘗從複道中

見衛士食畢弃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

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

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

人也

憲從千容翻惡鳥路翻為于偽翻

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

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

幾居希翻

遽釋衛士

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憲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温湯癸卯還宮

驪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

如字

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十一月壬甲上以岐山令王仁琛

岐山縣隋置屬岐州琛丑林翻

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

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鄉緣舊恩已獲優改

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

王仁琛蓋仁皎羣從

須杜輿言

輿衆也

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

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

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

三從叔

三從同高祖下遐嫁翻選須緝翻從才用翻

常在洛城不多參見

見賢遍翻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

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元超與得饒假今乃不得留注

所謂矯枉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

書門下選須納翻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

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

敕處分謂之斜封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

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

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

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量音良先是朝集使往

往齎貨入京師先悉薦翻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

勒還以革其弊 是歲置劔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

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卒

按通鑑例惟公輔書

薨備王者公輔書卒今書褚无量卒以整比羣書未竟改命元行冲故書以始事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

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卒按長歷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歷亦云壬申

无量卒今從實錄 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冲整比羣書

比

至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

治之

治直之翻

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

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

魃蒲撥翻旱神也神

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項上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 溷中即死 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

奉相公處分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

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

以爲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頲建議嚴禁

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

括惡錢

監工衙翻使疏吏翻

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

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

書

考異曰唐歷云二十八日辛卯舊紀云已卯按是月無辛卯今從實錄

以京兆尹源

乾曜爲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復扶又翻

二月戊

成皇子敏卒追立爲懷王

此懷王以州爲國號

謚曰哀

壬子

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爲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

限使百姓更迭爲之

更工衡翻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

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

烏長

葺又曰烏茶骨咄在鑊沙之東或曰阿咄羅治思助建城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颯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冬大食欲誘之叛唐

誘音

三國不從故

褒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

罷按察見上卷五年

丁

卯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乾曜上言形

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

沈持林翻

臣三

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

命文武官効之於是黜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

剛躁自用躁則到翻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貞外

郎貞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

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貞

貞音運六月漚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溺奴狄翻幾居希翻考

異曰實錄云漂居人四百餘家舊紀云漂沒九百餘戶溺死八百餘人掌開溺死者千一百餘人今從舊

紀人數按舊紀掌開之下有番兵二字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

蹀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降戶江翻勺職略翻朔方

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

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

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凶懼

大同軍即大武軍武后大足元年更名杜佑曰在代州北三百里去并州八百餘里峻子峻翻誘音酉凶

許拱翻

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

節即其部落慰撫之

說讀曰悅騎奇寄翻

因宿其帳下副使李

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

不畏食

北人謂麀爲黃羊

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非人家及廐牧所畜而自

孳生於野者謂之野馬

士見危致命

論語載子張之言

此吾效死之秋

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

春宮壬午畋于下邳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

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仍私

挾讖緯

識楚譜翻
緯于貴翻

戊子流虛已於新州離其公主睿宗

女霍國公主下嫁虛已舊志

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

諤唐太常寺有太祝

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

六人正九品上

司戶諤山荏丞

山在縣漢晉屬秦山郡宋屬東太原

郡隋廢入濟州長清縣武德元年分

置山荏縣屬齊

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

州數所角翻

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

間古覓翻
彊其兩翻

吾終不以此

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

唐六

官有內直局內直郎二人掌符璽繳

與殿中監皇甫

扇几案衣服之事職擬尚輦奉御

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

武后垂拱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州麻陽縣地及

開山洞置錦州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二年以辰

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

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

寇甘涼等州 涼州西至甘州五百里 考異曰唐歷

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摠管奏請西徵援悉密

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

入掩突厥牙帳於稽落河上按王峻 敗河西節度使

此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楊敬述 敗補 掠契苾部落而去 貞觀中契苾來降處

訖翻苾 先是朔方大摠管王峻奏請西發援悉密 技

毗必翻 密酋長姓阿史那氏 蓋亦突厥之種也居比庭先悉薦翻 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

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 稽落水蓋導源稽落山 毗伽聞之大懼 暉欲谷曰不足畏也 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

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

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

悉密輕而好利

輕牽正翻
好呼到翻

得王峻之約必喜而先至

峻與張嘉貞不相悅

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

史言

在廷在邊之謀不
叶爲夷狄所窺

峻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

勢甚易耳

易以
鼓翻

旣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

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

噉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

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

問古
莫翻

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

庭不得入

趨送喻翻

盡爲突厥所虜噉欲谷引兵還出赤

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

兵邀擊之

將即亮翻

噉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

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

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西郡後魏

日山丹隋復日刪丹屬甘州

與噉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

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契丹牙官可突

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

驍堅堯翻娑素何翻去羌呂翻

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

許欽澹遣安東都護

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

酺奉娑固以討之戰

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

殺帥讀曰率

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

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

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

蘇爲饒樂都督使疏吏翻下

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刪丹之敗也以白衣檢校

涼州都督仍充諸使諸使謂節度支度營田等使也丙辰改蒲州

爲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丙寅上幸

驪山温湯乙亥還宮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

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字文之玄孫也敬見

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七年源乾曜素愛其才
監古街翻上時掌翻敬古彌字

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

法以聞

詰去吉翻

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

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

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

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

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

復扶又翻下今復同數所角翻喪息浪翻

元首也斬默啜事見上卷四年

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

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

之容

好呼到翻覆敷又翻

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

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

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

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

期不首又翻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

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

甚眾使疏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

官十人通典及新書並云二十九人通典且列其姓名並攝御史分行天下

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調徒使者競爲刻急州縣

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陽翟

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後魏置陽翟郡隋廢郡

爲縣屬襄城郡唐初屬嵩州貞觀元年屬許州龍朔
二年度屬洛州爲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
畿縣憬居末翻

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

萬田亦稱是

稱尺證翻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

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

誘音酉降戶江翻高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

置魯州麗州舍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二年併爲匡長二州神龍三年置蘭

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宋白曰六胡州在夏州德靜縣北考異曰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峻討

平之斬于都市五月丁巳旣誅康待賓下詔云云壬寅叛胡康待賓僞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癸酉王

峻擒康待賓至京師畧斬之前有衆七萬進逼夏州

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命朔方大摠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

夏戶雅翻之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四府

謂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太原府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

者賞罰以太僕卿王毛仲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

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復扶又翻蒲州刺史陸象

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

先曰明公不施箠何以示威唐上州置錄事三人正九品上中下州各

一人下州從九品下箠止垂翻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

邪解戶買翻曉也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

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

源何憂不治治直吏翻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

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襲斬康

待賓於西市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

銀城連谷據其倉庾

後周置銀城縣後改曰銀城防貞觀四年以銀城屬銀州八年

屬勝州又以隋連谷戍置連谷縣亦屬勝州杜佑曰銀城連谷皆漢固陰縣地漢光祿塞在今縣北先悉

薦翻党

底朗翻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

合河縣北有合河關宋白曰合河縣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曰合河趙珣聚米圖經合河關在府

州南二百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追至駱駝堰

堰於党項乃更與胡

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

請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

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

撫党項餘衆

分勝州銀城連谷置麟州又置新秦縣為麟州治所杜佑曰麟州漢新秦中地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

運與王暎相知討之暎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

知運還本軍上時掌翻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暎不協暎

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暎爲賣已由是復

叛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上以暎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暎爲梓

州刺史梓州漢鄴廣漢氏道之地西魏梁末置新州隋改梓州王暎貶官未必離任也如婁師德

以素羅汗山之敗貶亦此類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

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異以求福昔周齊

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

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

不可勝紀

勝音升

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

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

於家當求爲後法 癸亥以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說爲并州刺史

設酒肴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冬十

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

副率王君奐

率所律翻奐丑略翻郭知運瓜州常樂人皆以驍

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虜所憚

驍堅堯翻騎奇奇翻

時人謂之

王郭奐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

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冲上羣書四

錄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考凡

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庚午赦天下十二

月乙酉上幸驪山温湯壬辰還宮是歲諸王爲都

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開元二年有司請依新作

蒲津橋鎔鐵爲牛以繫紉時鑄八牛牛下有山皆鐵

岸即河東縣西岸即河西縣紉居登翻大索也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

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劉子玄卒重史臣也例

幾犯嫌名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

使證魏元忠事事今見二百七卷武后說修史見之

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知幾第五唐人兢起

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

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

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太史上

言麟德歷浸踈是歷行於高宗麟二年上時掌翻日食屢不効上命

僧一行更造新歷此所謂大衍歷也歐陽脩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

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行下孟翻更工衡翻

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唐東宮十率府

各有兵曹參軍從九品上掌判句大朝會及皇太子

出則從鹵簿而蒞其儀一行更造新歷欲知黃道進

退而太史無黃道儀令瓚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請
更鑄銅鐵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
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升降各十四度黃道
內施白道月環用窳陰陽朧胸動合天運七政日月五

也星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

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單音蟬夏戶雅
翻降戶江翻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

爲西京留守

愔於
今翻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

充百官俸

武德元年
課其管種

以供公私之費又有公廨園公

廨地皆收其稅以給百

乙丑收職田

唐文武官有
職分田一品

官廨古隘翻俸方用翻

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

品四頃七品三頃五頃十畝八品二頃五頃六品五頃七

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

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
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
九品一頃五頃六品三頃五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
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租

尋以水旱復罷之

畝率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東都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五月

伊汝水溢漂溺數

千家

溺奴狄翻漢志伊水出弘農郡盧氏縣東北入洛汝水出

弘農入淮史言伊汝溢而漂數千家既二水分流相去日益遠何至能漂流數千家此必於發源之地水溢而并流也被災之家當在虢洛二州界

閏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

王鬱干

燕因有翻妻七細翻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

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

後梁主歸謚明帝治直之翻

已

已制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

中宗遷別廟見上卷五年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

武彊漢河間之武隧縣也晉更名武彊唐

屬其異

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眾斬之大理

卿李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

朝直

又其曾

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

據裴寂傳寂孫承先武后

時爲酷吏所殺

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

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

左傳晉祁奚請叔向曰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

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

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

罪便處斬刑

處昌呂翻

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

辟毗亦翻

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

爲于

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

命又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

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

左傳楚令尹子文之言

上乃許之杖景

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考異曰實錄云初上令集衆殺之李朝隱執奏又下制云集

衆決殺朝隱又奏乃流嶺南蓋本欲斬之也

安南賊帥梅叔焉等攻圍

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

帥所類翻驃騎

寄翻

考異曰舊紀云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

丙戌思勗傳云首領梅玄成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今從本紀

周尹上神宗書作梅叔鸞思勗募羣蠻子弟得兵

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爲京觀而還

觀古玩翻

還從宣翻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

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

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

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

按新書滕王元嬰薨

長子脩琦嗣爲長樂王垂拱中死詔獄神龍初以少

子脩信子涉嗣無嗣滕王嶠也新書姜皎傳言皎泄

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又按新書太宗子魏王泰

得罪後封濮王薨子欣嗣武后時爲酷吏所陷貶神

龍初子嶠嗣王則嗣滕王

嶠當作嗣濮王嶠明矣

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

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

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

舊志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

四十里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己亥敕宗室外

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

出入百官之家

相息亮翻

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

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爲光帝詐

稱襄王之子

景雲二年重茂改封襄王

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

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

比必利翻

屯營兵自潰斬楚

壁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壁懷恩之姪

權懷恩爲

吏以嚴能稱怖普布翻

齊損迴秀之子也

李迴秀始見一百六卷武后神功元年迴

戶頃

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未

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

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去京師九千里而羸

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

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

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嵩乃遣疏

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

據新書張嵩即張孝嵩使

疏吏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

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王怡治權楚

辭獄連逮甚衆久之不決治直翻上乃以開府儀同三

司宋璟爲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

之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

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

汝唐鄧仙豫等州貞觀八年改伊州襄城郡爲汝州

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荊州後改爲昌州又改爲

淮州隋改爲顯州武德五年以郡有唐城山改爲唐

州開元三年以汝州之葉襄城唐州之空河南朔方

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先悉薦翻說以時
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

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

場音亦將即亮
翻帥所類翻

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

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

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

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

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二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更工衡翻
上時掌翻

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史言唐養兵之
弊始於張說

冬

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以東都明堂復爲乾
元殿見上卷五年復

扶又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

壽安古新安九曲之
地後魏置甘棠縣隋

仁壽四年改爲上宜川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

壽安縣屬洛州 獵於上宜川 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

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爲諸衛將軍 十

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唐會要曰舊制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充準戶數州縣與國官邑官執帳供其租調各準配租調遠近州縣官司收其脚

直然後附國邑官司其丁準此入國邑者收其庸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

獄下遐嫁翻 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

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 爲其近於君且所

以養廉恥也爲于僞翻 故士可殺不可辱記儒行之言 臣

擲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朝直遙翻 皎官登三品亦有

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阜

隸待之

答丑之翻
阜昨早翻

姜皎事往不可復追，由先據狀當

流，豈可復蹈前失？

復扶
又翻

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

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

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由先，乃爲

天下士君子也。

爲于僞翻
下爲農同

嘉貞無以應。

十二月庚

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

武后長
安四年

冊懷道爲
十姓可汗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上將幸晉陽，因還

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家后土祠。」

立后
土祠

見二十卷漢武帝
元鼎四年雕音誰

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

農祈穀，上從之。

上女求穆公主將下嫁。

求穆公主
下嫁王繇

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

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太平公主始嫁薛紹而敗於開元之初卒子恤

翻柰何爲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

給復五年上嘗爲潞州別駕故也復方目翻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

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張

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

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壬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爲贛尉

平遙即漢太原郡平陶縣後魏避國諱改平遙爲平遙周隋屬介州唐屬汾州贛音緝坐廣爲

儲侍煩擾百姓也

侍直里翻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

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

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八年曰箕州先天元年避上名改曰儀州至中和三年方復曰遼州此以後來一

定州名書之嵐盧含翻蔚紆勿翻

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

夏四

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峻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

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

士 漢魏以來有祕書之職梁於文德殿內藏聚羣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

述隋寫羣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外閣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嘉至隋

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太宗在藩置
學士十八人其後弘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開元五
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知
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
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八年加文學直
又加修撰校理判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
學士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
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
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
使一人又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
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
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類

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

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

會稽縣帶越州鼓城縣漢

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隋分橐城於下曲陽故城東
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為鼓城唐屬定州會古外翻監
古街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

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

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

考異曰舊傳作徐堅今從集賢注記

張說曰

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

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

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秋八月癸

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

樂樂音洛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

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暠之曾孫涼

王歆之孫弘農太守重耳之子也祔于太廟九室

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彊附之者數年先悉薦翻吐從瞰入聲

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帥讀曰率河西節度使張

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

錄

曰驪山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直驪山之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闡立本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是年更名溫泉宮

而改作之甲寅還宮

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

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

此因郊祀置禮儀使也武德初

定令圓丘以景帝配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奉高祖配圓丘宋徽二年又奉太宗配明堂垂拱初用元萬頃議奉高祖配圓丘自是郊祀之禮三祖並配三祖謂高祖太宗高宗

戊寅上祀

南郊赦天下

考異曰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唐歷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歷去年

閏五月來年閏十二月唐歷近是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

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